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反對教條主義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
論反对教条主义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反對教條主義

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7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frac{1}{2}$ · 字數 33,000

1953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70,000 定價 (5) 0.15元

統一書號 1001·374

出版者說明

本書引文以發表時間先後為序并按問題分類編排，以便宜查閱。取材來源只限于目前已有的中文譯本，如有遺漏欠妥之處，尚希讀者指正。

目 录

一	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1
二	打破对于書本和过时权威的迷信	8
三	公式主义不是馬克思主义	15
四	从实际出发,以革命的首創精神代替革命空談, 打破陈規旧套	26
五	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須同民族的、地方的 特殊情况相結合	35
六	机会主义者总是引証馬克思主义的片断詞句, 而閹割它的革命精神	41

一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 而是行動的指南

在德國一切都受到了強力的壓制，真正的思想混亂的時代來到了；極端愚蠢籠罩了一切，連蘇黎世也要服從柏林來的指示了。所以事情愈來愈明顯：必須為真正獨立思考的人們尋找一個新的集合地點。我深信我們的計劃是符合現實需要的，而現實的需要也一定會得到真正的滿足。因此，只要我們認真地從事，我相信一定會成功。

……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為止，一切謎語的答案都在哲學家們的寫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張開嘴來接受絕對科學的烤松雞就得了。現在哲學已經變為世俗的東西了，最確凿的證明就是哲學意識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裡都卷入了鬥爭的漩渦。如果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決定，那末我們便會更明確地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我指的就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无情的批判，所謂无情，意義有二，即這種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

所以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

……………

所以，什麼也阻礙不了我們把我們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結合起來，和這些人的明確的政治立場結合起來，因而也就是把我們的

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致露格的信”（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5—418页。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一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如果共产主义是理论，它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的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6日）。

（在美国的）德国人不善于把自己的理论变为发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自己多半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396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需要死记硬背和机械复述的教条。能少从外面硬给美国人灌输这种理论，越多让他们根

据自己的經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來檢驗这种理論，这种理論就能紧密地和他們的血肉凝为一体。

恩格斯：“給弗·凱利—威士涅威茨卡娅的信”
(1887年1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02頁。

(根据“列宁全集”第24卷注16和第28卷注81，恩格斯在上面两封信里面的話，是列宁所引“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語的出处。——編者)

我們的——恩格斯关于他自己和他那位著名的友人說道——學說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底指南。在这个典型定义中鮮明而有力地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义往往被人忽視的一方面。忽視这一方面，就会把馬克思主义变成成为一种片面，畸形和毫无生气的东西，就会剷去馬克思主义底生动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理論基础的辯証法即关于包罗万象而充滿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學說，就会打破它与那些随历史每一次新轉变而发生更改的一定实践时代任务之間的联系。

列宁：“論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1年1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47頁。

李可夫同志說，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化比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說：誰开始，就是誰結束。这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

馬克思說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但是現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誰都大。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會議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的結論”(1917年5月7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217頁。

我們不是教条主义者。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

指南。

我們并無此奢望，說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都能知道走向社會主義去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形。這是癡想。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知道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有那些階級的力量；至于具體情形，實際情形，那只有在千百萬群眾起來鬥爭時，他們的經驗方能指示出來。

列寧：“農民和工人”（1917年9月11日），“列寧文集”
人民出版社版第5冊，第283—284頁。

我想回答這裡所涉及的關於教條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很多次，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想，我們應當首先特別注意這一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不是我們熟讀死背的教條。應該把它當做行動的指南。我們一直這樣說，而且我認為，我們的行動是適當的，我們從沒有陷入機會主義，而只是改變策略。這無論如何不是背棄學說，無論如何不能叫做機會主義。我以前說過，而且要再三地重復說，這個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列寧：“在莫斯科黨工作人員大會上關於無產階級對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的結論”
（1918年11月27日），“列寧全集”人民出版
社版第28卷，第199頁。

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這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工作，都認為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畢竟不大相同。不僅不同，他們之間還橫着一道鴻溝，因為他們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堂皇地標榜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善于或不願意探究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善于或不願意實現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活的原理變成毫無

恩思的死的公式。他們的活動不是以經驗，不是以考慮實際工作為基礎，而是以摘引馬克思的詞句為基礎。他們不是從分析活的現實，而是從類比和歷史臆擬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這就是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們灰心失望，永遠抱怨命運，命運也總是愚弄他們，使他們“上當”。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維主義（在俄國），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吉赫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一派，說他們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們把問題的重心從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轉到實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規定適合環境的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環境改變時就改變這些方法和手段，——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這方面。這一派不是從歷史類比和歷史比擬中，而是從研究周圍條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們的活動不是憑借引證和格言，而是憑借實踐經驗，依據經驗來檢查自己的每一個步驟，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自己並教導別人建設新生活。這其實也就說明在這一派的活動中為什麼言行是一致的，為什麼馬克思學說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這一派完全符合馬克思所說的話：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以解釋世界為限，而應當更進一步去改變世界。這一派的名字是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的組織者和領袖是弗·伊·列寧。

斯大林：“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1920年4月23日），“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272—273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列寧的偉大，正在於他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字句的奴隸。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遵循着馬克思再三說過的指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認識這一點並嚴格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字句和實質區別開來，從不把馬

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竭力把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应用在資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中。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公开地、誠实地、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必須制定无产階級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新公式的問題，不怕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旧公式、拚命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来掩飾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

从另一方面來說，不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如果要求他們在发达的垄断資本主义出現以前五六十年就准确地預見到在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資本主义时期出現的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一切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

.....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沒有做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馬克思主义的实質，并从这个实質出发，向前发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

斯大林：“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1926年11月1日），“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220—222頁。

我們决不能向那距現時四十五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到在遙远的将来，在每一个別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和任何的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給我們規定出可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在每一个別国家里发生的所有一切理論問題的現成答案，使我們——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底后代子孙——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来咀嚼現成答案，那就可笑之至了。但我們可以而且应当向現代馬列主义者提出要求，要他們不局限于讀熟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一般原理，而要他們領会馬克思主义底实質，要他們学会估計到社会主义国家已在我国存在二十年来的經驗。最后，要他們学会依据于这个經驗，根据馬克思主义底实質，来把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

其更加确切,更加完善。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
“列宁主义问题”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789頁。

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把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个别結論和公式看作教条底彙集,而这些教条是“永远”不变的,虽然社会发展底条件已經改变了。他們認為:如果他們把这些結論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們胡乱地引証一番,那末他們就能够解决任何問題,因為他們指望背熟了的結論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馬克思主义底字母而不看到它的实質、背熟馬克思主义底結論和公式但不懂得它們的内容的人們。

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規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剝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科学。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随着時間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結論所代替。馬克思主义不承認絕對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

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1950年7月28日),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
第54—55頁。

二 打破对于書本和过时权威的迷信

的确，我們这个时代已經沒有中世紀那种感叹伟大的真正情感了。請看一看我們枯竭的虔誠派的論文，請看一看我們的至多不过 in octavo（八开本）的哲学著作，并拿它們来和邓斯·司各脱的二十大卷对开本比較一下吧。这些对开本，甚至不用你去閱讀，仅仅憑它那少有的巨大篇幅就足以打动（正如哥德式建筑一样）你們的心弦，使你們惊异不置。这些天生的庞然大物对精神是能起某种物質的作用的。精神感觉到質量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崇拜的开端。不是你們掌握着这些書籍，而是这些書籍掌握着你們。你們成了書籍的附屬品，而根据普魯士“国家报”的意見，人民在对待自己的政治文献时，也应当成为这样的附屬品。

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一篇論文）”
（1842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8頁。

早在一七八九年路斯达洛編輯的報紙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
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着。
站起來吧！”

但是，要想站起來，僅僅在思想中站起來，而現實的、感性的、用任何觀念都不能解脫的那種枷鎖依然套在現實的、感性的頭上，

那是不行的。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1844年9—11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04—105頁。

关于国家資本主义問題，我認为我們的报刊和我們的党都犯了一个錯誤，就是染上了知識分子的习气，墮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資本主义，往往去看旧書本。可是旧書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資本主义，沒有一本書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資本主义。連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沒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証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来找出路。如果象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作的那样，在脑子里把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文字全面考察一下，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沒有打中目标。

……国家資本主义問題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塗了。要消除这种現象，必須記住基本的一点：我們現有的这种国家資本主义，在任何理論、任何著作中都沒有探討过，原因很简单，通常一切同这一名詞有关的概念都只适用于資本主义社会的資產階級政权。而我国的社会制度虽已脫离資本主义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領導这个国家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无产階級。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17年3月27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244頁。

无产階級专政这个概念从前是玄妙的、書本上的拉丁語，是一个很难了解的詞。知識分子曾經在書本中寻找这个詞的解释，然而究竟什么是无产階級专政，这些書本只給了他們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在过去一年中，我們的主要功績在于我們把这个很难了

解的拉丁語譯成了可以懂得的俄語。在這一年中，工人階級不是進行抽象的推理，而是不顧知識分子的惶惶不安，實際地創造並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在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莫斯科工會理事會的慶祝會上的演說”（1918年11月6日），“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115頁。

那些硬說我國現在處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者”經常責備我們，說我們的共產主義是消費的共產主義。有些人補充說，這是士兵的共產主義。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自以為高過這種“下賤”形式的共產主義。這純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們看書，讀書，反復背誦，但是一點也不懂得書中的意思。這樣的學者是有的，他們甚至是極有學問的人。他們在書中看到社會主義是生產的最高發展。……

但是在一個為帝國主義者所掠奪所破壞的國家里，在一個沒有煤、沒有原料、沒有工具的國家里，你們怎么能發展生產呢？……可是有人對我們說：“社會主義就是提高生產率。”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讀書，寫書，但是絲毫不懂得書中的內容。

列寧：“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的演說”（1919年5月19日），“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325—326頁。

如果說，研究共產主義只限於通曉共產主義著作、書本和小冊子裏的東西，那末我們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這是往往會使我們受到損害的，因為這種人雖把共產主義書本上的東西都讀得爛熟，卻不善於將這一切知識融會貫通，也不會按共產主義的真正要求去實際行動。

.....

現時在我們的言論與文章中，已經不是簡單重復以前關於共

产主义所說的那些話，因为我們的言論和文章都是与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

沒有工作，沒有斗争，那末单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求得的書本上的共产主义知識，可以說是一文錢不值，因为这种知識仍旧会是把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可恶的特征，即理論与实践隔离的現象保持下去。

假如我們只求通晓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会更加危險了。我們若不及时認清这种危險，若不用全力去消除这种危險，那末，有五十万或一百万青年男女这样学习过共产主义之后便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一事实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損害。

列宁：“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两卷集 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800—801頁。

旧时学校是崇尚書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晓一大堆无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这种知識閉塞着青年的头脑，并把他們变成一些依法泡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从此便想做出結論，說无須通晓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識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們便犯了极大的錯誤。如果以为无須領会共产主义学說本身所由产生的全部知識，而只要通晓共产主义口号，只要通晓共产主义科学底結論就已經足够了，这种想法也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义便是共产主义从人类知識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标本。

你們讀过和听說过，主要是由馬克思創立的共产主义理論，共产主义科学，即馬克思主义学說，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一位固然是天才社会主义者底紙上著作，这一学說已經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底学說，千百万无产者已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运用着这个学說。

如果你們要問：为什么馬克思底學說能够掌握这最革命階級中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們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馬克思憑借了人类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識底坚固基础；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底規律，便了解到資本主义底发展必然会引向到共产主义，而且主要的，是他只依据于对資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縝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領会以往科学上所貢獻的全部知識，才証实了这个結論。

凡人类社会所創造出的一切，他都用批判态度来审查过，任何事物也沒有忽略过去。凡人类思想所建树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过，批判过，并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来一一檢驗过，于是就作出了那些为資產階級狹隘性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列宁：“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两卷集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802—803頁。

我們不需要呆讀死記，但是我們一定要使每个学习者用基本事实底知識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考力，因为如果不把所学得的全部知識加以融汇貫通，那共产主义也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变成一块空招牌，那共产主义者也就只会是吹牛家。你們不仅应当通晓你們所学得的知識，并且要用批判态度来領会这些知識，使得自己脑子里，不是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充塞着，而是为現代每个有學識的人所必备的一切实际知識所丰富着。

假如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根据自己所学得的現成結論，却不用一番极認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所必須用批判态度来对待的实际事物，便想用共产主义这字眼来妄自矜夸，那末，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这样一种走馬看花一知半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明知我自己懂得的太少，那我就定要使自己懂得